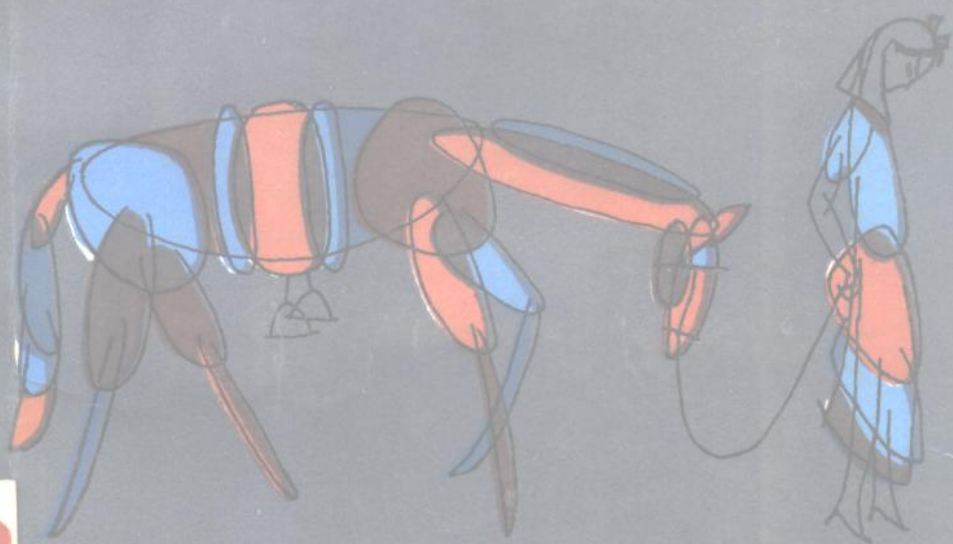


超级女谍

金壁辉外传 下

柳 溪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超级女谍

金辟辉外传

下

柳 溪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超级女谍 --- 金壁辉外传 **下**

柳 溪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850 × 1168毫米大32开本 8.625印张 205,000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2插页 印数1—66(60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0377·123 定价:2.10元

目 录

下 册

第 九 章	安国军女司令·····	(1)
第 十 章	边陲线上的劝降·····	(39)
第十一章	怪异的“新家庭”·····	(76)
第十二章	“东兴楼”的“新生意”·····	(108)
第十三章	孤城落日的岁月·····	(144)
第十四章	最后的时光·····	(201)
第十五章	死之谜·····	(258)

第九章

安国军女司令

—

次日清晨，芳子向一直保持着上“早朝”习惯的溥仪行过君臣大礼，便告别了她父王的那座别墅，驱车赶到火车站，登上开往长春的日本特别快车“亚细亚”，去晋见多田骏大将复命。

她坐在关东军专门为她安置的那间摆有鲜花的头等软包房里，望着窗外那广袤无垠、沉睡冰冻的原野，望着铁路沿线一座座刚刚悬挂上日本太阳旗的中国城镇，心里异常欣慰。她觉得她所追求的复辟大清的奋斗目标，随着日本军旗和日军铁骑的前进而在一步步地接近实现。

自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初夏清晨，在皇姑屯车站响起那一声爆炸巨响，川岛芳子作为一名日本训练有素的干练间谍派往华北、上海以来，算来已有两年多的光景没回东北了。这是变化多么巨大的两年啊！正象制造皇姑屯事件那样，在新任命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率领下，有老班底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的协助，抓住了所谓“中村正太郎被杀事件”，又驱使朝鲜浪人抢夺中国农民耕地、强挖水渠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而到一九三一年的九

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道的一段路轨，便演出了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的“柳条湖事件”。而最可卑的是，关东军在制造了“事件”之后，做了伪证。在柳条湖现场，摆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关东军诬称这就是爆炸铁路的凶犯。其实，这是九月十七日夜被日军秘密枪杀的三个中国人，他们是被日本雇来的十数名“华丐”中的三人，他们被枪杀后，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制造了假象。无以数计的中国人的生命，就在这些“事件”借口的背景下，躺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血泊之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强敌进犯的紧急情况下，和蒋介石发布的“不抵抗命令”下，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呈现出向两极分化的趋势：“柳条湖事件”第四天，复辟清朝派的巨魁、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洽* 第一个举起叛旗，中国军队不仅全部退出了省城，而且他还派密使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在桦皮厂车站的装甲列车上会见，达成无条件投降、迎接日军进城的卖国协议；接着是辽宁奉天的袁金铠**、洮辽镇守使、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奉天军阀元老张海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江、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都纷纷通电宣告独立，脱离中国，与张学良和蒋介石断绝关系，使东北的大好河山，一夜间便沦为敌手；而另一部分极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得不洒泪离开东北父老兄弟撤进关内。

“哦，多么遗憾，我只顾得在上海留连，却没能亲自参加柳条湖的爆炸，真是太可惜了。”芳子是在田中隆吉的卧室里听到

* 熙洽——满洲国成立后任宫内府大臣。

** 袁金铠——“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地方维持会会长。

张海鹏——任伪满溥仪侍从武官长（即宫廷卫队长）。

于芷江——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

张景惠——伪满总理大臣。

“九·一八”事变这个消息的，此时她坐在车厢的包房里一边这么想着，心里涌上了无限的惆怅和悔恨。就在这种心境下，列车驶进长春车站。

使她惊奇的是，接站的不是多田骏将军的副官，而是她的七哥金壁东宪立。他穿一身戴大佐阶级肩章的日本军服，腰佩短刀，显得精神抖擞。他刚从东蒙前线回来。他到东蒙的任务是随着芳子从前的助手崛田正胜、岩原一夫和大村骏这伙专搞“满蒙独立”的家伙们，去帮助芳子遗弃的前夫甘珠尔扎布组织一支抵抗抗日蒙军的土匪队伍。走下火车的芳子，带着满脸长途旅行的那种倦容和相见亲人的惊喜神色，在月台上快步迎住宪立，拉起他的手笑着问：

“咦？哥哥，你怎么来啦？见到你可真新鲜！……啊，你又怎么知道我要来长春的呢？”

宪立那张酷似亲王的长方胖脸上漾起笑纹，他一手抚着镶有宝石的军刀柄，一手紧握住芳子的小白手，笑嘻嘻地说：

“你想不到吧？是多田将军派我来接你的呢！他现在军务在身，又要筹备建国，他太忙了。”他挽起她的胳膊，走在有日本宪兵把守的那段没有普通旅客通行的月台上，把脸凑近芳子，贴近她的耳根，欣喜异常地悄悄说道：“从皇姑屯爆炸以后，你走了这么些时候，你不觉得咱这满洲变化真大吗？十四格格，我真憋不住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偷偷地告诉你。你知道吗，咱们的皇上，就要在咱这满洲老家重新登基啦！嘿！这宽城子，经满洲国成立筹委会确定，就要定为奠都的首府，将改名为‘新京’，年号‘大同’。我相信你听到这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吧？”

“是的，哥哥，我打心里高兴。你知道，为了能有今天，我是多么不遗余力地到处奔波啊！”芳子快活地跺着她那带有铁钉和刺马针的马靴，拍着手掌，全然不顾人们正在看她。

宪立挽起芳子坐进军车，一直不改他脸上那一团笑容，接着说道：

“十四妹，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哩，我已被多田骏和本庄繁二位将军内定为铁道守备司令了，将来开国之后，我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铁道将是满洲国的命脉，一来要维护满铁，二来还要新修铁路，你看，我会忙死呢！我得到这样的重用，你听后也会高兴的吧？”

“那是当然啦，毫无疑问，你将要成为满洲国的栋梁，我能不能不高兴吗？只是我以后干些什么才好呢？哥哥，我也多么想当一名捍卫我们满洲国的女司令啊！”

“妹妹，依我看，你也太想入非非了，”宪立笑着说，“你别忘了你到底还是一个女人……我问你，妹妹，你跟甘珠尔扎布就这样算完了吗？”

刚才那种怡情悦意的笑容从她那张白皙的脸上突然地消失了。她不想追忆她玩腻的男人，正象狗不吃一根啃过的骨头那样。她低下眼睛撅着嘴撒娇地说：“哥哥，不提他吧，我跟他早过腻味了，事实上我们已然离开好久了。我在上海对你说过，你不要干涉我的私事，为什么还提起甘珠尔扎布呢？”

“是这样，芳子，”宪立望着妹妹用开导的口吻说道，“并不是我想干预你的私事，而是一个女人家，总是应该有个正南八北的归宿吧？你以为甘珠尔扎布是个永远自甘寂寞的人吗？这一次我被派去帮助他拉起一支千把人的队伍，他也算一名堂堂的司令啦！听外界传说，他已和郑屯坦罕王府里的一位貌美如花的小姐订了婚，不久就要举行花烛之喜，那你的终身又将如何呢？”

芳子用手指堵住耳朵，跺着脚说：

“哥哥，别说了好不好？真烦死人了，你这些陈词滥调我不要听！”

在他们兄妹说这些家常闲话时，汽车已经开进了大同街那座门禁森严、幽静豪华的多田公馆。在他们走进那座花园洋房的主楼时，早有一位值班军官等在那里接应他们，把他们让进了楼下那间宽绰的、有落地式大玻璃窗的纯东洋式的客厅里。

在等待多田的时候，芳子从手提包里拿出粉盒、口红和一面小镜子，草草地做了一下整容化妆。她知道她见这位军政部最高顾问的第一面印象，对她一生的命运都有直接的影响。等她刚搽好了口红、胭脂，从挨着客厅门外的那道楼梯上便传来一阵马靴踏着地板的铿锵声音，接着全副武装的多田骏大将便威严地出现在门楣下。一道从玻璃窗斜射进来的阳光，恰好照在他那金碧辉煌的肩章、绶带和镶宝石的刀鞘上，使他俩感到一种逼人的耀眼目眩；他的个子不高，身架是那种清瘦型的健壮体魄；他的脑袋因为前额有一个明显的“奔楼头”，而戴着一顶显得过大缀有一颗黄色五角星的军帽；他那一对深陷在眉骨下面的“窝抠眼”，闪着森冷犀利的寒光，令人望而生畏；他那瘦长的脸孔，面色铁青、呆板，两片薄唇紧紧地闭拢，两道鼻唇沟一直深深地滑到嘴巴下面，显得他是那么冷酷，甚至透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残忍。总之，他的形象一望而知是属于三十年代日本陆军中那种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的最典型的一代军界首脑人物。

他刚一出现在门楣之下，宪立和芳子立即就象两只避猫鼠似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碰响靴跟行了一个军礼。多田用手扶了扶帽

作为还礼，便又开腿，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上，然后摆摆手，示意他俩一同坐下。经过了一会儿短暂的沉默，多田以表扬芳子这次出色完成迎接慕鸿皇后的事例，开始用日本话渐渐地和他俩攀谈起来。他那影在帽檐下深陷的眼睛，象两颗黑珠子似地闪光，这位男装丽人的美丽，使他动心。他望着芳子的那两道饿狼般的好色的目光，好象要把她深深地吞蚀进去一样。那目光和她

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忽然象电光一样打了一个闪，她浑身感应地震颤了一下，就在他们目光交流的这一刹那，她在心里明白，凭着她的姿色和肉感，她能使这位大将顺利地上钩，并成为她的一个精神俘虏。

“啊，芳子，”多田那张象瓦刀一样的瘦脸，终于脱去了那层紧箍着的森冷的严霜，而漾起了一片笑纹说道，“你还认识我吗？你记得你六岁那年……”

芳子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立刻截住了多田的话：“记得，我记得还非常清楚哩，那一次大概是满蒙独立运动第一次失败，您到松本市我们的家乡去安慰父亲，我那时就象这样坐到您的怀里，”说着她立刻从椅上站起，一个滑翔的箭步冲到多田的跟前，双腿一跳，把她那娇小玲珑的身子，坐到多田的大腿上，然后用臂挽起他的脖子，撒娇地说道，“我那时就象现在这样搂着您的脖子。我记得父亲说：‘芳子，叫干爹吧，将来他会栽培你、帮助你的。’是呀，干爹，我离开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父亲的话不错，您是能栽培我，帮助我。我先问您，您还愿意收留您这个失去了父王的干女儿吗？您倒是说呀！”

芳子临时在肚里编出的即兴谎话真可以说是越来越达到了维妙维肖的程度，她做作出来的那种感动的情绪，使多田也难于想起当初是否真有其事，再加上她当着外人的面就坐到他腿上搂抱着撒娇，使他那军人的威严受到了挑战，于是他只得赶快地说：“是的，芳子，你的记性真好！你已经是小姑娘了，但是你依然是象当年那么活泼！”为了不使他公馆里的勤务兵看到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他轻轻地把她从腿上推了下来，“芳子，你快坐下，你说说，你到底要我怎样帮助你呢？”

“我要当一名女司令，我能带兵打仗，您信不信？”芳子又要撒娇地冲到多田跟前去，多田笑着摆手，示意不让她走过去。

“我信，我信，”他赶快搪塞地说，“你当年为帝国干的那些英勇事业，我是早有耳闻的。这次不仅板垣征四郎向我推荐你，就连土肥原贤二大佐也对你赞不绝口呢！”

妹妹敢在这样爵高位显的大人物面前如此的放肆，使宪立一阵阵脸红，又一阵阵胆怯。他坐在那里心慌意乱，不知该怎样收场。于是他站起身，两手谦卑地拿着那顶军帽，向多田鞠了一躬说道：

“感谢您军务那么忙还接见我们，我和芳子也该走了。”

“我不走，哥哥，你自己走你的吧！”芳子撒娇地说，“我要留在干爹这儿，象我留在松本父亲的家里一样。干爹为什么事情从大连把我叫来，他还没对我说哩，哥哥，你不要在这儿搅乎了，你快挪丫子走你的吧！”她装出一派假天真的模样，往客厅外面推她的哥哥。

多田那阴沉的瘦脸又笑起来，他扬扬脸，翘一翘那鞋拔子似的尖下巴说：

“宪立君，既然她愿意象女儿似地侍奉我，那你就把她留下自己先走吧，……嗯，至于你的铁道守备司令一职，很快就会下委任状的……你可以放心。”

宪立得到了这个使他心满意足的回答，便独自辞离多田公馆。芳子也就从这一天，一直留在多田骏的身边，由关东军加委，任命她是“多田办公室”的机要秘书和关东军参谋，指定她负责打击经济掮客的工作。她白天陪着这位将军开会、见客、处理公文，对外他们承认是父女关系，可是到了深夜，等多田公馆插起门来，他俩便是一对睡在一架铁床上的野合姘头。芳子越来越发挥着她那寡廉鲜耻的女人本领。他俩同出同宿，形影不离，当然比在上海南京跟行政院长更其自由。有时她突然会跑进多田的会客室，不管那儿有没有客人在座，她会目不斜视径直走向多田骏，故意撒娇地一跃跳到多田的双膝上，搂起他的脖子叫着：“干

爹，我的好爸爸！你该休息了，我不愿意你离开我那么久。”那客人便只好红着脸、低着头，害羞地告退，辞出会客室而去。关东军中和溥仪的宫里对芳子的苟且行为，在私下里不是没有议论，可是，她非但丝毫不加注意，而且还以她能出色地巴结上东北日本的太上皇多田，成为他登堂入室上床睡觉的临时侧室而向周围谰示和夸耀。多田在军政界的名声，由于川岛芳子的放荡行迹而日见狼藉，但他军界的朋友和下级官长，本着“劝赌不劝娼”的社会经验，不但不规劝他们收敛和检点，反而更加当着多田的面，多给芳子进以美言，为的是能博得多田的高兴，而自己也从中得到擢升提拔、加官晋级的实惠。

就在他俩的暧昧关系在社会上已公开化、议论达到白热化程度的这些时日里，也是我国东北军民热血横流、款弹两缺、日失千里、艰难抗敌的受苦日子。而芳子一方面更加沉溺于和多田那种新鲜热烈的淫荡生活之中，一方面她日夜随在多田的身侧，不遗余力地帮助多田致力于伪满洲国“建国”的各种筹谋活动，以及继续攻占东北全境国土的军事行动。

从去年的“九·一八”事变，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日俄战争后养精蓄锐的日本军队，在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借口下，终于在中国的东北广大平原与山野之中，摆开了战场。十二月十七日，日本以空前未有的大会战姿态，表现了日本内阁、日本军部、关东军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协调一致，揭开了攻锦之战的序幕。芳子身穿军服、随着多田骏，乘着铁甲车视察了辽西地区三线要冲的总攻击战准备。陪着多田骏到处给日本军队做鼓舞士气的演说。芳子在浓烈的硝烟与炮火中，面不改色的从容姿态，深得多田的赏识。他带她出巡战场，正是日后想栽培她成为带兵女官的准备阶段。而芳子从枕边就了解了多田这种意图，也更加在多田面前显示勇敢、卖弄风情、献上殷勤和越益表现她办事的干练才能。

历史的巨河，沿着漫长的人类河床，一流入一九三二年度这条渠道，日本政府的军政首脑，就象几天前蚂蚁倒洞那么繁忙地为制造伪国而奔波起来。一月一日元旦的那天，日本背弃了美国的调停，不仅越过了锦州一线，而且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下令投入了三个师团四万余人的总兵力，从三面包围了锦州。在这之前两日，即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蒋介石“听任占领，采取镇静政策”的命令下，中国守军已开始撤退，锦州总攻开始后二日——一月三日，守军便已全部撤出。当日午后六时，担任这次进攻战旗手的山家亨，率先举着军旗走在队列前面，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无一兵一卒的锦州。正当关内的报纸发出愤懑的“……可怜我国东北七万五千余平方里的版图，立刻变了颜色。我关东三千四百余万人民无辜的引颈就戮”的呼号时，川岛芳子正身穿日本军服，挎着洋刀，戴着白手套握住刀柄，站在多田骏最高顾问的身旁，同乘一辆敞篷汽车，徐徐驶过高声喊着“半裁！半裁！”*的受阅部队之前，穿过布满祝捷关东军的几条干线大街。那些日子，芳子真是精神抖擞兴奋异常。

检阅过部队之后，芳子便随着日本的上层军政首脑人员，参与了一系列所谓“促进建国运动”的政治活动，往来于长春、沈阳与旅顺海滨王府之间，沟通着军部与溥仪之间有关伪国磋商事宜的热线联系。进入二月中旬的时候，她随着多田骏从视察前线一回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就被派进筹建伪国权力机关——“自治指导部”的机构中去。每天忙于参加为期十天的“建国会议”和筹备在南市场召开的“市民大会”。她亲自着手草拟各个团体表示“民意”和“拥戴”的贺电，甚至她还亲手书写发给日华要人参加“盛典”的请柬。在芳子发出的这些请柬中，自然少不了当年和她一起进行皇姑屯爆炸案的老伙伴岩原一夫、大村骏和崛田正胜的。

* 日语“万岁”的译音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芳子已然从多田骏的秘密文件袋里，看到了关东军制定的、经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同意批准的那份有关“新国家”的方案。芳子那么关心盼望复辟大清皇朝的“满洲国”，终于在我们中国东北的大地上被“造”出来了。那些日子她是多么地兴高采烈啊！三月一日发布了“建国宣言”之后，芳子又接受了板垣的命令，随着一队“请驾”队伍，来到旅顺的海滨王府，溥仪就任“新国家”的元首“执政”。

那一天是三月六日，大连湾的海风依然是那么寒冷，溥仪穿着黑色的礼服，戴一顶黑色缎箍的高筒帽，一架玳瑁圆光眼镜，鼓着玻璃球般的眼珠和猴儿一样的尖嘴，俨然象一名马戏团的魔术师，昂首挺胸地走在“请驾”队列的最前面。芳子改换了满族旗人的女装，手挽着慕鸿皇后婉容，紧跟在溥仪的身后，这队闪着洋装、军服、长袍马褂和旗装的小小队列，在肃亲王的海滨别墅射箭场里走完了“请驾”的程序过场之后，就登车启程从旅顺出发，沿途都有日军调动的欢迎人群和学生的歌舞表演，闹闹哄哄折腾得真够热闹。当晚，芳子和他们都宿于汤岗子。三月八日清晨，芳子陪着吸足了大烟的婉容，和溥仪又乘彩车，在日本军队的护卫下，驶进了“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长春车站是日本精心安排的一片“迎驾”的热烈场面。当溥仪走下车厢的时候，全副武装金碧辉煌的乐队和民乐队，嘀嘀嗒嗒地吹奏起“接官号”来。黄旗、绸带、花束，随着一队载歌载舞的学生在锣鼓喧天声里于空中漫飘。芳子架着两腿抽筋的婉容，随在溥仪身后，走上了布满警卫和“迎驾”队伍的月台。

一队队带着惊悸表情刚被训练出来的学生，在溥仪走过的时候，都在寒风中用颤抖战栗的声音，唱起了慌腔走调的“满洲国

*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就职“执政”，“首都”定为长春，改名“新京”，年号“大同”。

国歌”：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站外，停着几辆簇新的汽车，侍卫长工藤忠铁三郎挽着溥仪，芳子挽着婉容，各钻进了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驶过“市民大会”的“代表”面前，然后向仓促间在七马路荒僻地段盖好的那所简易二层楼房的“执政府”飞驰而去。空场上只留下那些“代表”，在等待着许诺给他们每人发放的一小包饼干和免费只看半日的一张戏票。

次日——三月九日的黎明，睡在“执政府”后楼的溥仪寝室旁边那间小房子里的芳子，突然被一阵时而稀疏时而密集的枪声惊醒，她急忙从床上坐起身，想到今天是溥仪“就职典礼”的喜庆日子，以为那是放的庆祝鞭炮，而自己却误为战场的枪炮声，便无声地笑起自己来：“我真是懵懂，今儿是我朝重掌乾坤的黄道吉日，嘿嘿，这是庆典的炮竹在响哩！”她以为自己是因为兴奋过头，在撒吃症，于是又疲乏地倒头便睡。

砰！砰砰！轰！轰轰！枪炮声大作起来，有一发炮弹似乎就在“执政府”的上空爆炸开来。芳子再一次被巨响和声浪震醒。她跳下床，拉开门，跑出屋去。

在曙色朦胧的楼道过厅里，工藤忠铁三郎右手握住短枪，迎上了芳子。

“工藤！出了什么事？”

“别慌，现在还没闹清事情真象。”

一小队卫兵在院里集合起来，三八大盖长枪，都上了长刺

刀。通了电流的院墙周围的电网上，亮起了红色小灯。

当工藤握住手枪和芳子同时跑进他们各自的被保护人的房间时，溥仪正惊惶失措地在屋里来回抱头鼠窜，而婉容却象中国农妇那样盘腿大坐地跌落在地板上，闭着眼，流着鼻涕，号啕大哭。

“到底……出，出了什么事？”溥仪问道。

“陛下，不要惊慌，那是礼炮和市民放的鞭炮声混在一起了。”芳子镇定着自己，对溥仪说着随口编出的谎话。

炮声、枪声经过了两个小时，约摸在八点半钟的时候停息了。工藤忠铁三郎笑眯眯地走进屋来，当着溥仪的面，用他听不懂的日本话对芳子说：

“芳子，刚才那阵枪炮，好厉害呀，幸好关东军拼出全力，才打退了这次进攻。哎呀，原来是吉林自卫军夜里摸上来了。那支七万多人的抗日义勇军，是中国官长中最勇敢的李杜、冯占海领导的，他们这群化整为零的游击队，作战机动灵活，时而出现于新京的近郊，时而出现在吉敦铁路沿线各地，哎呀，昨夜就摸到咱这‘执政府’大楼附近了。好险哪，要是打不退，就把咱的就职大典给搅散了，芳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真让人捏一把冷汗呀！”

芳子一听到这个关于抗日义勇军的消息，她那张细皮白肉的脸上，立刻就因为一股愠怒而变得涨红了。她咬牙切齿，恶狠狠地说：

“好容易把据守江桥的马占山说服归顺咱满洲国了，可又忽拉一下从各地冒出来这许多义勇军。我真想给我枪械、人马，杀将出去，把我们满洲老家的这些土匪踏成肉泥，……我一定……”她边说边挥动着她那只胳膊腕很细的小拳头。

工藤看一下他手腕上那块富士牌的大手表，刮得很光的脸上露出一抹不易觉察的揶揄笑容，打断了芳子还要愤慨发挥下去的

宏论，说道：

“啊，芳子，我今天才发现，你果真不仅是个谎言家，而且还是一个能说大话的天才呢！不过，那留着以后再说吧，时间不早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举行典礼仪式了，请你现在赶紧帮助婉容皇后梳头打扮起来吧，看怕来不及了。别让你们这些妇人给耽误喽。”

芳子立刻收住她的讲话，走进婉容的屋里，帮助她点灯、烧烟泡、架烟枪，吸足了鸦片烟，又帮她梳头、穿戴，最后往脖上、头上、腕上戴满了珍珠玛瑙翡翠各样的首饰，才陪着身穿黑色大礼服、头戴高筒大礼帽的溥仪缓缓走下执政府的大楼。

楼下大厅墙壁上一座大钟刚敲过九下，就职典礼也准时宣布开始了。由于黎明时李杜、冯占海的吉林自卫军的枪声大作，半个小时前才刚刚制止，所以到会的人脸上还残留着一抹惊悸未消的表情。为了助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高顾问多田骏、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等导演制造伪国这出政治戏剧的主要角色都到场了。伪满大臣的汉奸们，还有特约的某些蒙古王公们，都身穿长袍马褂，或民族服装，侍立溥仪两侧，也都参加了典礼。

典礼形式异常简单。那就是溥仪端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扶椅上，接受“满洲民众代表”张景惠和藏式毅二人献上的“执政印”——一个放在黑漆托盘里的黄包袱。接着是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替尚没有恢复过紧张精神的溥仪读了答词。然后都走到院里，在楼前摄影，给历史留下了无法泯灭的羞耻一页。

这出傀儡戏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全部演完了。芳子的任务，仍然是照顾皇后。她架着两腿因惊吓而无力的婉容，回到寝宫，便匆匆告退。她急忙跑下楼梯，在院里迎上了多田骏。她挽